□ 李田清

初闻面包香

四月的德国春寒料峭，阳光裹着冷风漫过泛青的草地，阿尔卑斯山巅积雪尚未消融。

当飞机缓缓降落在慕尼黑机场，我心中满是对这片陌生土地的好奇与期待。

此次前来，是专程看望在德国工作的女儿。

这是我头一回踏上欧洲的土地，也是我和欧洲面包的初次照面。

初到欧洲，面包的麦香、牛排的肉香，一切都新鲜得如同清晨带着露珠的花朵，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两个月来，女儿一有空，就带着我和老伴穿梭在德国的大街小巷，转角总能撞见飘着面包香的小店。后来，又先后领我们去了巴黎、雅典、米兰、布达佩斯、巴塞罗那、威尼斯等地，走进一家家弥漫着异国风情的餐厅。

每回推开挂着洋文招牌的馆子，满屋子面包香就扑面而来——这辈子头回离这些“洋面包”这么近。

面包，是欧洲人日常生活中的主食，用天然酵种慢慢发酵，经炭火或石板烤制，外壳脆硬、口感微酸，麦香浓、嚼着香，香得让人难忘。

牛排端上来时，滋滋作响，铁板上的牛排被煎得恰到好处。配菜是几棵翠绿的西兰花和金黄的胡萝卜，搭配得精致又好看。

切下一小块放入口中，肉质鲜嫩多汁，让人陶醉其中，一口接一口，欲罢不能。

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面包与牛排的新鲜感逐渐消退，记忆深处的家乡味道便开始苏醒。

就拿鱼来说，欧洲人做鱼的方式，大多是煎或烤，表面刷一层橄榄油，烤得外皮金黄酥脆，里面的鱼肉很是鲜嫩。搭配的是简单的柠檬汁和香草，吃起来清爽可口。

但是，新鲜劲过后，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那种透进骨子里的鲜香，怎么都找不着。

我不禁想起黔东南的酸汤鱼，那味道至今让我回味无穷。

酸汤是酸汤鱼的灵魂，用当地特有的毛辣果、朝天椒等食材，经过老坛发酵而成，酸得醇厚，辣得过瘾。鱼则是刚捞上来活蹦乱跳的稻花鱼，切成大块放入酸汤中炖煮。

煮好的酸汤鱼，汤汁红亮，鱼肉鲜嫩爽滑，酸香麻辣的味道让人欲罢不能。一口鱼肉，一口酸汤，光是想想，口水就忍不住流了下来。

再说到牛排，欧洲人对牛排的烹饪追求原汁原味，注重火候和调味的精准。可黔东南的牛肉做法，却充满了野性与创造力。

就拿从江的牛瘪来说，那独特的味道，在欧洲无论如何也品尝不到。

这道被称为“百草汤”的菜肴，是将牛胃里还未完全消化的草料取出，过滤后加入锤油子、辣椒、花椒、生姜、大蒜等佐料，与牛肉一起炖煮。

虽然听起来有些奇特，但煮出来的汤浓郁鲜美，牛肉也带着一种别样的清香。

随着对家乡菜的渴望愈发浓烈，于是我常常去超市买菜，自己动手做饭菜，寻找那份熟悉的味道。

可走进超市才发现，这里的蔬菜种类稀少，除了常见的生菜、西兰花、胡萝卜等，很难找到其他新鲜的蔬菜。不像在凯里的菜市场，四季时蔬应有尽有，色彩斑斓，充满了生活气息。

而且，德国的蔬菜价格贵得离谱，一把小白菜，在国内可能只要几块钱，在这里却要十几欧元，换算成人民币，比国内贵了好几倍。

每次买菜，我都要小心翼翼地计算着价格，再三斟酌，尽量选择价格相对便宜的蔬菜。

不仅如此，欧洲的菜品做法也与国内大相径庭。这里主要以烤、煮为主，厨房总是干干净净的，几乎没有什么油烟。

而国内的烹饪方式丰富多样，其中爆炒最为常见，大火热油，将食材放入锅中快速翻炒，火候大，油烟也大。

但在德国，每家每户都安装有烟雾报警器，像个时刻警惕的卫士悬在天花板上。

我第一次做菜时，女儿就提醒我：“爸，在这儿做菜可得小心点，千万别弄响了烟雾报警器，这玩意儿可灵敏了，响了是要罚款的。”

当时，我嘴上应着，心里却没太当回事，心想做饭菜几十年了，还能被个报警器难住？

然而，没过多久，我却把报警器弄响了。

那是去蒂蒂湖旅游，当时我们住在民宿里，我准备做一顿家乡菜解解馋。

我像在国内一样，起锅烧油，放入葱姜蒜爆香。没想到，这里的橄榄油油烟特别大，菜刚下锅，“滋滋”几声后，厨房里就烟雾弥漫。

紧接着，“呜呜呜”尖锐的警报声突然响起。吓得我手忙脚乱，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

“老爸，别慌！”女婿听到警报声，赶紧跑过来，迅速搬来板凳，站上去用手顶住报警器，过了一会儿，警报声才停止。

这一下，可把我给吓坏了，额头上满是冷汗。

不过冷静下来，倒也理解了这份“严苛”。

后来才知道，德国的火灾报警器无处不在，家庭、医院、学校、超市等建筑的天花板上都有，每个都有专属编码，一旦触发，消防中心能精准定位，五分钟内消防员就会赶到现场。

这份严谨细致，确实让人佩服。

我不禁想，中国能不能学习借鉴德国的先进经验？在一些老旧小区和容易发生火灾的场所，也都装上这些玩意，那些失火的悲剧，是不是就能少些？

如今，在德国探亲的日子还在继续，每天推开家门，总能闻到面包的麦香与牛排的焦香，只是如今再闻，这香气里不再只有陌生的新奇，而是多了份踏实。

而那些关于面包、牛排和家乡菜的记忆，则像一颗颗珍珠，串联起我在异国他乡的点点滴滴，有对异乡的好奇，有对家乡的思念，也有对中西两种文化的理解与感悟。

等回国时，我要把这缕带着欧洲记忆的面包香，连同那些温暖而难忘的日子，说给家乡的亲人们听。

□ 陈本良

肇兴侗寨——时光深处的诗行

在月亮山的怀抱里
绿意如一幅绵延的绸缎铺展
肇兴侗寨，静卧其间
枕着千年的旧梦，沉醉未醒

山风裹挟着清泉的甘洌
古老的民风，温柔地拂过岁月
北宋的遗韵，在鼓楼间流转
仁、义、勇、智、信
五座鼓楼如璀璨星辰
串成一首不朽的诗篇

白昼，鼓楼是村寨跳动的心脏
议事的低语、欢快的笑声
交织成生活的乐章
孩童嬉笑奔跑，似灵动的音符
老人悠然闲坐，手中捻着往昔

夜幕降临，鼓楼化作明灯
柔和的光晕，笼罩着侗寨
宛如披上一层薄纱
歌声从屋檐下飘起
悠悠荡荡，飞向天际
唱尽对生活的热爱
也轻轻呼唤着未来

当旅游的浪潮涌来
寨门敞开怀抱
非遗绽放新的光彩
传统在新时代里焕发活力
村民用勤劳的双手编织梦想
小店的烟火，温暖而明亮

鼓楼历经风雨，依然挺立
诉说着古老的誓言
侗族大歌，穿越千年时光
在古韵与新风的交融中
轻轻拨动着人们的心弦
这里的每一寸光阴
都藏满诗意
静静等待着与你相遇

□ 高俊华

违规吃喝一锅端

花样翻新面面观，隐形变异时时瞒。
相互吃结小圈子，吃公函演多聚餐。
吃食堂才转账走，吃老板又苟涎贪。
吃下级赴天上宴，一桌餐往地下穿。
打幌子摆八卦阵，夺命鬼缠九连环。
小事小节人情挡，影响发展冠冕圆。
行业特殊寻借口，民族习惯打算盘。
八项规定万剑舞，违规吃喝一锅端。

□ 杨峰

七绝·游旁海屯寨三十三浪

三十三浪世无双，瀑布层层绕苗乡。
白浪滔滔奔流急，载歌载舞清水江。

清水江

刊头图

吴光辉 摄

□ 杨胜章

稻香远去

我站在凯里经济开发区的城中村——翁义村的老树下，脚下是仅存的一方泥土地。二十多年前，翁义村还是绵延不绝的水稻田，夏天的风掠过，便掀起层层绿浪。如今，四周矗立的玻璃幕墙大厦将阳光切割成几何图形，投在我脚边，像一张网，网住了我对它最后的记忆。

翁义村的名字是有来由的。老人们说，从前村里有位老秀才，见此地溪水潺潺，稻田如棋盘，便取了“义”字为村名，取“义田”之意。我小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种水稻。清明前后，大人们弯腰插秧，我们这些孩子便在田埂上追逐蜻蜓。夏天的夜晚，蛙声如鼓，萤火虫在水面上划出金色的弧线。秋收时节，整个村子都弥漫着新米的香气，那是任何高级香水都无法比拟的质朴芬芳。

堂叔家的木楼就在村口，杉木的柱子被岁月打磨得发亮。堂叔总爱坐在廊檐下抽旱烟，看田里的稻子长势。他常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种地这件事，半点马虎不得。那时的翁义村，日子虽然清苦，但每个人脸上都写着踏实。

变化始于二十多年前。凯里经济开发区的规划图挂到了村委会的墙上，红色的线条像血管一样延伸，覆盖了大片农田。起初，村民们将信将疑。土地是我们的命根子，没了地，我们吃什么？但很快，第一批征地拆迁补偿款发下来了，数额之大，让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目瞪口呆。

我记得隔壁的王婶，领到存折那天，手抖得像筛糠。“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她数着存折上的零，数了三遍才敢确认。不到一个月，她家就买了辆白色轿车，停在崭新的三层小楼前。村里像她这样的人家越来越多，大家突然发现，原来穷了一辈子的自己，竟能一夜之间变成“有钱人”。

堂叔是村里少数几个不愿签字的人之一。他蹲在田埂上，粗糙的手掌抚过稻穗，像抚摸孩子的头发。“这地，祖祖辈辈种了多少年啊……”他的叹息淹没在推土机的轰鸣中。最终，在儿女们的劝说下，堂叔还是妥协了。他的稻田变成了开发区的主干道，补偿款在城里买了套商品房。搬走那天，他偷偷装了一包田里的土，说要带到楼上去。

短短几年间，翁义村已然换了模样。村民们住进了电梯公寓，开上了私家车，送孩子去了私立学校。物质生活确实翻天覆地，但总感觉少了些什么。

去年春节，我去堂叔的新家拜年。三十多层的高楼，从阳台望出去，能俯瞰整个凯里城。堂叔的客厅装修得很气派，真皮沙发，大屏电视，但他总显得坐立不安。“地板太干净了，连个土星子都看不见。”他苦笑着对我说。那包从田里带来的土，被他装在陶罐里，放在阳台上，偶尔抓一把在手里摩挲。

村里的年轻人很快适应了新生活。他们学会了开车，用智能手机点外卖，在社交软件上晒新买的奢侈品。而老人们则常常聚在仅存的小广场上，回忆往昔。“那时候虽然穷，但心里踏实啊。”他们这样说。最让我唏嘘的是，村里已经没人会插秧了。去年有部纪录片来取景，需要拍插秧的镜头，剧组竟然要从其他村请农民来当群众演员。

上个月，我在新建的购物中心遇见了小时候的玩伴阿勇。他一身名牌，手腕上的金表闪闪发光。闲聊中得知，他靠征地拆迁补偿款做起了建材生意，现在身家早已过千万。但当我们谈起小时候在稻田里抓泥鳅的往事时，他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那时候多快活啊，”他说，“现在钱是有了，可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夜幕降临，我走在翁义村——不，现在应该叫“重兴社区”的街道上。霓虹灯将夜空染成紫色，高档餐厅里推杯换盏的声音隐约可闻。一阵风吹来，我下意识想闻闻稻花香，却只嗅到汽车尾气和烧烤摊的油烟味。

离开时，我绕道去了村里仅存的一块空地。这里暂时未被开发，野草疯长，几株顽强的稻穗从杂草中探出头来。我蹲下身，触摸熟悉的叶片，仿佛又看到了曾经的翁义村——晨曦中弯腰插秧的身影，黄昏时升起的袅袅炊烟，月光下泛着银光的水田。

现代化的大潮不可阻挡，翁义村的变迁不过是千千万万中国乡村命运的一个缩影。我们获得了物质上的富足，却也付出了某种精神上的代价。或许，真正的智慧在于如何在奔向未来的同时，不忘携带那些最珍贵的记忆与价值。就像堂叔阳台上那罐乡土，虽然微不足道，却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

稻香已经远去，但我们的根，应该深深扎在泥土地的记忆里。

台江县首部村级志书正式出版发行

本报讯 近日，由黔东南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纂的《西南村志》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凝聚百年乡愁、记录村庄蝶变的村志，成为台江县首部正式出版发行、按照地方志体例和规则编纂的规范性村级志书。

据介绍，《西南村志》依托于佛黔协作黔东南和美乡村文化志项目支持，同期出版的还有《杉堡村志》（丹寨县）、《拱桥村志》（镇远县）、《力元村志》（岑巩县）、《德明村志》（三穗县）。《西南村志》由西南寨籍人士张少华、张晓华、刘跃达具体执笔编纂，从启动、编纂到出版发行历时数十年，设村情寨貌、文物胜迹、村落文化、风土民情等9个板块，共127余万字，插入图片95幅，全彩印刷。村志上溯不限，下限到2022年，全书以“修志为用”为原则，注重资料的真实和有用，挖掘和展示西南村独特的人文历史，记述改革开放后西南村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在表述方式上，不拘泥于方志文体约束，尽可能采用多种表述方式，用最适合的体裁来记述历史。内容囊括西南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生动、形象地再现了改革开放以来西南村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据了解，西南村系台江县革一镇行政村。2013年8月，入列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西南村志》文风朴实，在贴近百姓生活、彰显个性上进行了不少探索和创新，设置了村人村事、传说故事、乡情诗文等特色篇目。全书力求图文并茂，各类人物和新旧对比照片占比较大，同时增加了航拍图、示意图、CAD图等。

《西南村志》真实客观地记录乡风文明、苗族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深刻认识台江县农村发展的历程、模式和规律，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记录传承乡土社会的风俗人情，具有重要意义。 （张鸿）

□ 李念

云起香炉是人间

清晨的凯里，雾气尚未消散，薄云如纱，轻笼在香炉山的山巅。站在山脚仰望，只见城楼背后一带绿色的山体被晨曦渐次点染，林木在湿润空气中轻轻颤动。香炉山，似乎总是在等待云的来临。每当云雾漫上山腰，在风中微微漾动，那些青翠的枝叶、曲折的小径，便化作一幅淡雅的水墨画，虚实相生，灵动悠远。

云做伴，山为伍。香炉山的云，总是来去无拘。晴日里，阳光穿云而下，碎金般点亮树叶和石板；雨天时，厚重的云层缠绕，山林犹似沉入时间之外的寂静。偶有一缕风掠过，云散开，天光露出，整个凯里城的轮廓便跃然眼前。城中的烟火气与山林的幽静，在这一刻交汇，让人分不清是人间，还是仙境。

我曾数次登临香炉山。最爱是秋日午后，阳光躺于密叶，又些些许许漏下在山路上画下斑驳光影。林间的鸟鸣与远处的芦笙响，声声入耳。石径转角处，几位苗族阿婆正歇脚。她们总有桐油抹面的肤色，褶皱里仿佛积着十三道弯的山风日月的痕迹，深如沟壑。却又情愿在胸前或腰间，绣上红花点缀几分。我想，那些绣在衣襟上的花朵，是她们写给大地的情诗，穿在身上，便永不凋零。一位阿婆的发髻上，斜簪着一朵红绒线扎成的山茶，针脚细密得如同她额头的纹路。她粗糙的手指正轻轻抚摸着腰间悬挂的一个小布囊，布囊边缘磨损得发亮，露出里面一丝不易察觉的银光——想是枚小小的银菩萨，或是祖传的护身符。她们用苗语低声交谈，笑声不高，却像山涧滑落的石子，清脆地滚落在石阶上。她们起身后步伐轻慢，好似她们从来都生活在这里的，从不需急着往外去，山脚外的喧嚣也许是另一重遥远的山岚。再往上，遇见几个孩童在山间奔跑，银铃铛叮当作响，手中挥舞着自制的风车，笑声乘着风车后的风荡漾开来。

香炉山的山路两旁，常有野花静静开放。春天，杜鹃如火，点燃整片山坡；夏日，绿荫深处藏着紫色的兰花和金黄的小草花。行走其间，时有蝴蝶翻飞，野蜂低吻。雨后，土地恨不得把有味道的一切送进路人鼻子中，但不会有什么比湿润的泥土混着青草的清香味更为浓烈，让人一时忘了城市的喧嚣，片刻也是极好的。黄昏时分，天边的晚霞落下轻薄的云儿到山间，香炉山摇身一变如新娘披上温柔的纱衣，宁静而娇俏，实为可人呐。

香炉山的云海，是自然造化最任性的一笔。它不赴约，只随兴。旅人怀揣着‘一览众山小’的期待攀援，山巅或赠他一片坦荡无垠的晴空，群峰毕现，真实得近乎凛冽；或是一场浓得化不开的大雾，人在其中，如坠入混沌初开的茧。云聚成海，是山的呼吸；云散成空，是山的沉思。这聚散无端，岂不正暗合了人世的流转？我们跋涉，如同追逐一片注定飘忽的云影，渴求的‘圆满’姿态，常如那被阳光瞬间穿透、旋即消散的薄雾。真正的馈赠，往往不在那预设的‘云海之巅’，而在你放下执念，于晴空下看清每一道山脊的嶙峋，于浓雾中听见自己心跳如鼓的刹那。

这片山林不仅承载着自然的丰盛，也藏着凯里人的情感和记忆。苗侗风情园里，鼓楼巍峨、风雨桥静卧，诉说着民族的故事。每逢节日，苗族与侗族的同胞换上传统服饰，齐聚山下，跳芦笙舞，唱古老歌谣。香炉山的风，把这些悠扬歌声带往更远的地方。许多时候，我喜欢独自坐在山顶，看着云雾翻涌，耳畔仿佛还有节日里的芦笙回响。那些欢快的歌舞和虔诚的祈愿，都在山和云的见证下，变成温柔而坚韧的生活姿态。

香炉山也是凯里百姓的生活注脚。夏日傍晚，许多市民登山散步，或三五成群，或独自一人。他们在林间呼吸清新空气，谈论生活琐事，感受山风掠过肌肤的清凉。有时遇见下雨，大家也不急着避雨，便在树下观雨，等雨滴住在睫毛时相视一笑，仿佛山里的雨水也带着一种安慰人心的力量。山脚的小摊贩煮着酸汤鱼、卖着甜酒酿，飘出的香气与山风混成一体，成为香炉山独有的人间烟火。

待到冬日晨曦，独自沿着山路缓步而上，云海尚未褪去，整座山被包裹在一片乳白色雾气中，竟有身临仙境欲御剑飞行畅快之感，片刻蓬勃的雀跃之后是宁静。那一刻，仿佛整个世界都静止了，只剩下苍翠的山、袅袅的云和我自己的呼吸。我放慢脚步，任思绪随风而行。突然，雾间透出微光，有几只鸟儿冲破云层，振翅高飞。我想，这就是香炉山的答案吧——我们以为在丈量山的高度，实则是山在丈量我们心头的尘埃。

在这里，山清水秀、民族风情、佳肴美食与热情淳朴的人融为一体，彼此映衬，彼此成全。香炉山她不急不躁，不媚不俗，以云的自由、山的坚定，守护着凯里这方土地的灵魂。

有些风景，终究只能邂逅，不可拥有。云海如此，生活亦然。香炉山以她不加雕琢的美，个中滋味，只有见过她的人自有体会。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片刻宁静，哪怕只是云起云散的一瞬，足以让山铭记千年，而我们穷尽一生，或许只为读懂它片羽吉光。最深的宁静，并非万籁俱寂，而是于市声鸟鸣、云卷云舒中，听清自己灵魂的低语。香炉山教人领悟：所谓际遇，并非捕获一片云，而是学会在每一种天空下，认出风景的模样。

谁说天上才有仙境？香炉山云起时，便是人间。